

澳華新文苑

第1086期

一條文化的河，通往敦煌

——阿旃陀石窟壁畫

張仲衡

(接上期)阿旃陀壁畫時間跨度近千年，除了以佛教為主導的各類佛陀菩薩，還有大量的世俗生活場景。佛教初期是沒有偶像即佛像崇拜的。早期的壁畫描述的多是小乘教的本土故事、僧侶生活、菩提樹下崇拜等。後來恆河邊上的菩提耶伽已開始了佛像描繪，佛陀被人格化了，壁畫中開始有了佛陀形像。藝術家在宗教的嚴肅和世俗的浪漫中想像探索，闡述題材不斷擴大，而且在技法與風格上更為豐富完善。不管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人間的還是天堂的；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殿中王子、閨中小姐、飛鳥走獸盡都表現得維妙維肖。畫中幾乎展示了那個時代的生活全景，兩千年前的繪畫，內容如此之豐富多彩，形式如此之變化多端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參觀石窟時偶遇了幾位雲南前來朝拜的喇嘛，叫瑪努賈，他告訴我許多他來印度的故事還有阿旃陀與中國佛教的關係。藏傳佛教是從菩提耶伽經不丹尼泊爾直接傳入西藏，而中原佛教包括佛教藝術則是由印度中部經中亞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進入新疆、吐魯番、敦煌、河西走廊進而擴散至大半個中國最後過朝鮮東渡扶桑。記得2001年塔利班炸毀的巴米揚大佛，那是巨大而典型的希臘式佛像。巴米揚曾是繼印度之後的佛教復興之地，古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鏈接著歐洲、印度、波斯和中國，唐僧所稱梵行那國即巴米揚。我不甚懂佛教，但是想當初中原藝術風格中不但有印度元素，還有遠在千里之外的希臘元素。我忽然想到青島有兩尊隋唐時期的佛像，其豐滿健碩的造型，流暢有規律的衣褶，果然與這阿旃陀的佛像有著許多共同之處，也與雅典巴特農神廟的雕塑極其相似。產生於印度東部的健陀羅藝術承接了希臘宗教藝術審美的表現崇高的屬性，平衡、莊嚴、從容、力量。這些是阿旃陀石窟主要藝術風格。聽說徐悲鴻也曾來這裡研究過壁畫。我沒看到過他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是否有文獻記載。



▲阿旃陀石窟壁畫

很多時候是只有我一個人一個人在一個窟裡，燈光幽暗但剛剛可以看清畫面。穹頂拱頂、牆壁、廊柱上全是壁畫，具有波斯細密畫風格的線條是那樣優美，古印度舞蹈瓦卡塔卡藝術為主要的人物造型，姿態是如此優雅，畫面構圖富有韻律且多變化，歷經千年的色彩依然絢麗。有的窟內全是壁畫，有的洞窟是精美的雕刻，有的窟中間建有造型繁複奇特的佛塔，前面站立著佛像。巨大的石柱支撐著拱形穹頂，穹頂佈滿精彩壁畫和生動的浮雕。那些壁畫和浮雕不是在一個平面而是沒一個石柱到牆面再到牆上的每一個洞窟裡面，華麗鋪陳，層疊交錯，光影恍惚，最裡面的立佛清晰，神秘中透著肅穆。這些藝術家比米開朗琪羅畫西斯廷《末日審判》早了一千五百年。在二千多年前，難以想像人們是怎麼一錘一鑿，開山劈石，建成這令人嘆為觀止聖殿？一幅幅壁畫，一尊尊雕塑，工程之艱巨，藝術之造詣實為曠世之作。

年復一年，世世代代，人們在這裡雕琢建造了八百年。八百年漫長的歲月依然見證了人間沒有永恆。八百年的心血精心建造的殿宇隨佛教衰落而被遺忘。僧侶孜孜求索，世人苦苦拼搏，最終沉寂在這荒山野嶺。洞窟中雕琢了一半的石壁，最後一位藝術家的最後一筆依然停留在那裡，多少遺憾。亦為後人留下無限的感嘆。瓦拉河河灣峽谷的水流經千年，岩壁的樹木幾經枯榮，寂靜的洞窟裡隱約可聽見外面的風聲，時光似乎靜止了，四周籠罩著神秘，斑駁的壁畫，寬闊的大廳，悄悄坐在角落穿著朱紅袈裟的僧侶，小小的窗棂透入的陽光。當藝術與歷史引起共鳴，難免內心震蕩，這震蕩有點讓人暈眩，仿佛回到兩千年前，人們在供燈，在打坐，胸前圍著橘黃色法環的僧侶在晃動，誦經聲在空中回蕩……我快速步出洞口讓陽光傾灑在身上，山青翠，河水清澈，深呼吸一口氣，似乎完成了一個時空穿越。我不禁想到人是多麼渺小，認知是多麼有限，不僅對大自然了解有限，甚至對人類自己的過往也是所知甚少。從中原到敦煌，從河西走廊到巴米揚，從健陀羅藝術到腳下的阿旃陀繪畫，就像一條河，跨越千餘年的河，阿旃陀就是這河的原頭。而我卻竟一無所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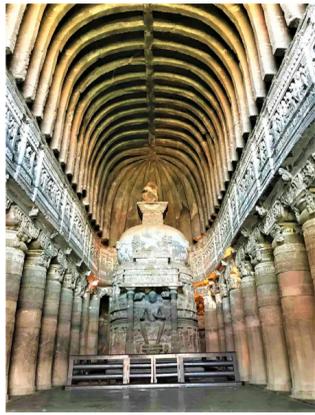
望遠 千姿百態藏千姿

登高 陣陣激風襲隨
大地凝視 溫和目光紛飛
你抬起頭 仰望滿天星
每一顆 都雕刻著別樣風情

星光灑向高塔
一階一階 人生驛站
與塔上曼妙相約 眸光穿越
時空 瀰漫步伐火熱

回首 多方景致
風中纏繞成斑斕
往事幻彩橋樑 豐盈了靈魂

海是沒有圓牆的心
蔚藍高掛於天空
浪花跳躍 你向少年致敬
唱起瑰麗芬菲之音



阿旃陀石窟遊客不多，一方面很是偏僻，再是現在印度大都是印度教了，佛教成了異教。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在沒有干擾的情況下仔細觀察的環境。

▲阿旃陀第26窟是這裡最有名的佛塔洞窟。它有如大教堂般的長廊，有雕刻得美輪美奐的木頭的美麗橫樑，還有一尊盤坐在佛塔前的大佛雕塑。

足下情懷暗湧

當天空盛開一朵明月
清風颯颯惹鄉愁
內心深處的一滴雨影
舞動無眠的詩情

山悠悠 水不休
畫魂的歌舞漾漾香的問題
畫面似為永的清泉
暗湧無雙變幻身姿的細浪

飲一壺江湖的藍
滋味飄渡 心船駛航
守望影射於半生緣
濾出朱顏 吟唱時空嘹亮

丁丁詩二首

多少帷帳與皎潔的月光相逢
流雲下的姑娘 躡著腳
抖一抖紗裙
回首故事 隨風飄零

牽連大地的足跡更新遍遍
故裡與厚重的歲月走進時暈
她含著熱淚 調整好笑顏
向夜的空靈
彈奏游子的祝福之音

故鄉的多種指向

莊偉傑

何謂故鄉？從大範圍觀照，可以是具體的國家、某省；從中觀範圍而言，應是指向具體的市縣區；從小範圍來說，無疑是指某鄉鎮、某村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鄉。身處不同地理時空，我們平常所指的故鄉，既有廣義的，又有狹義的。也因此，在自己的生命譜系裡，我的故鄉是由好幾個符號連續構成的——

在異國他鄉闖蕩，外面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但我擁有一個響亮名字——中國人！不言而喻，祖國，就是我的偉大故鄉；

在國內四處交遊，朋友們不約而同地說，你是福建人。這時，我的故鄉叫——福建。

在省內其他地區行走，我自稱閩南人。確切地說，我的故鄉就是地處東南沿海的歷史文化名城——泉州；

當我到鄰縣內，朋友們介紹我時，會說他是惠安的。這時，我的故鄉叫惠安。

當我到縣城辦事，我會自我介紹，我是張阪鎮的，我的故鄉便以張阪來命名；

記得在張阪中學讀書時，同學們都來自不同村莊，我的故鄉便縮小到具體的村莊——群賢，那是我的搖籃血跡，是我的誕生地。

認真地說，我就是從故鄉的懷抱裡走出來的，就是從那個花生殼形的地方走向海外世界的。換言之，這是助我起飛走向世界的出發地。

進一步說，我和世界建立關係，就是以鄉村為原點，亦步亦趨地走向都市走向今天。因此，故鄉的另一種稱呼叫家鄉，或稱原鄉。

走遍山山水水，走遍海內外，方才明白：原來，有時候故鄉很大，有時候很小。

難怪乎西方作家加繆說，故鄉像海洋那麼大；另一位作家福克納則說，故鄉像郵票那樣小。

自從故鄉移居海外，即從北半球進入南半球，仿佛從一條船跳進另一條船。現實在無形中把原來那個“我”，分裂成兩個“我”，令我無所適從，又滿懷無奈。

然而，當故鄉或祖國(英文motherland)這個詞，像一朵花突然搖曳眼前，我只知道自己是地道的黃皮膚、黑眼睛，甚至純粹到只剩下“戀母情結”了。如同莎翁筆下的哈姆萊特，唯恐傷及自己的母親。因為心有所系，常常生發一種回首和眷戀的情緒。

出國前，好不容易躍上“龍門”，大學畢業後擁有一份安定的職業，一個小小的安樂窩，按常理或可聊以自慰，在特定的歷史境遇中。

年少氣盛，卻又心緒茫然。在“不足”的慫恿下，竟然學著李太白老兄“仰天大笑出門去”，感嘆“吾輩豈是蓬蒿人”，將自我放逐到另一個地理空間，或許是天才和詩人氣質使然吧，加上選擇的生活與鐘意的寫作似乎遇到瓶頸，自感視野過於狹小，所處的場域亦然。於是身在故鄉，心欲遠飛，從此毅然決然走出故鄉。

人是一種運動的生物，詩人尤甚。中外那些傑出詩人的內在心靈都是相似的，如同歌德筆下的浮士德，都屬於永遠的吉普賽人。他們以不滿足現狀為美，以不懈的追尋為樂，以不斷開闢視野為幸。慣於漂流，為內心的豐腴和自身的壯大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

漂泊海外，把孤魂流放在南十字星空下，成為地道的流浪漢(或稱飛鳥族)，看似自由翔舞了，實際上是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他鄉再好，生活在他鄉說到底還是個外來客。當滄桑感、孤獨感、不安定感席卷成內心的濤聲，當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困惑與痛苦，我將自己命名為“異邦人”，並以詩的方式傳達了自己的心聲：“異邦人是吃故鄉奶水長大的/異邦人積蘊的鄉愁超過體重數萬倍/那不朽的眷戀/絕不會因季節的脅迫/枯竭”(這首33行的短詩《異邦人》，也因此入選北京開放大學人文教育叢書《世界華文文學經典欣賞》作為大學教材)。

於是，經過一番自我審視，又重啟了返鄉之旅。誠然，故鄉完全可以歸結為心靈的，但說到底，故鄉始終是故鄉，故鄉畢竟屬於土地。

歸來，之所以成為一個溫暖的母親，可能是那片生養自己成長的故土，承載著自己難忘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記憶。

像一隻步履笨重的駱駝，背負沉甸甸的行李和母親的囑咐，在異質土地上踉蹌顛簸，冷暖酸甜自知。重返故土，看到含水含煙的山川田園，看到彎彎曲曲的鄉間小路，看到熟悉又陌生的父老鄉親，一股莫名的感動油然而發。

因為那片有山有海的土地，曾留下繽紛的記憶和成長

歸來，之所以成為一個溫暖的母親，可能是那片生養自己成長的故土，承載著自己難忘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記憶。

像一隻步履笨重的駱駝，背負沉甸甸的行李和母親的囑咐，在異質土地上踉蹌顛簸，冷暖酸甜自知。重返故土，看到含水含煙的山川田園，看到彎彎曲曲的鄉間小路，看到熟悉又陌生的父老鄉親，一股莫名的感動油然而發。

因為那片有山有海的土地，曾留下繽紛的記憶和成長

泄露天機？說說中國生肖紀念郵票

張文彥

理，因為中共當局要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責任共擔”、“合作共贏”、“幸福共享”、“文化共興”、“安全共築”、“和諧共生”，簡直渾然一體了！王毅同志選特別作出承諾：“凡是非洲兄弟期待我們做的事情，凡是對非洲國家有利的事情，中方都會當作自己的事情一樣全力以赴。”這“兩個凡是”，當然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偉大體現，也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活學活用。總之，豬年紀念郵票就是要張揚大國胸懷的氣度和大功將成的喜慶。

但2022年虎年紀念郵票完全喜慶不起來。本來，虎被譽為“獸中之王”，是勇猛和力量的象徵，但郵票中的老虎消瘦，毫無虎威，反而一臉倦容，無精打采，眼神迷茫呆傻憂鬱愁苦。連老虎都知道：有啥樂的？新冠疫情幾時是個頭？愁死了。虎媽更是滿面愁容，在家裡帶著二仔，困得眼睛都睜不開，第三胎就別想了，確實生不動了。人們稱贊作者馮大中老畫家，郵票很寫實，顯然是刻意把老虎畫得膽怯、哀傷和思念，折射社會現實，畫出了當下國人的心情和精神面貌，不愧為大師之作。

虎年紀念郵票發行的時候，2022年剛到，當時有人因郵票起興作詩一首：“虎爸剛過三十五，房貸我真心裡苦。虎媽減掉兩斤肉，大娃二娃難離補。”顯然這不過是表面皮毛，太輕描淡寫了。如今，經過2022年的中國人，對一年中種種完全是人為造成的慘烈人道災難，無不

深感悲哀憤怒。有人忽然回想起年初郵票老虎的愁苦，其實是預示中國人注定要遭受大災大難，多少是泄露天機了，可惜未引起足夠的注意。

如果洩露天機之事當真，最為泄露天機應該是中國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該年1月5日，中國郵政局發行龍年生肖郵票。這條正面團圓，老態龍鐘，但卻怒目圓睜，血口大開，張牙舞爪，面目猙獰，凶神惡煞，引起人們議論紛紛。中國著名文化批判學者朱大可評說：2012龍票，引發民間的激烈批評，其因在於龍造型的罕見的凶悍性。五爪龍是皇帝及其國家權力的象徵。該龍一反常態，正面直撲觀眾，目露凶光，齜露獠牙，張舞厲爪，胸懷怒火，殺氣騰騰，令人不寒而栗。但願它只是雲南郵票公司小吏的個人趣味，而非中國的不祥之兆。

博學多才的朱大可感覺頗深，但也許是出於他良好的但願吧，預感還是失靈，也許是不敢明言。中國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千真萬確，正是中國的不祥之兆，而且十年來一一應驗。

首先是預示紅龍登基。這是後來任志強點出的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他絲毫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也不掩飾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他的兇悍性確是世界罕見。

紅龍邪火攻心，張牙舞爪，正面直撲，守護他陰險渺小的藍色寶珠，擺明不願分享權力。他不許妄議中央，萬

的滋味，在海風吹拂中，在燕子聲聲裡，在番薯藤蔓延的田壟上，在挺拔的古榕樹和翠綠的相思樹下，在蔚藍延伸的海岸線和水之滄，無不烙印著自己從前一路行走而來的足跡，有汗珠，有笑聲，有淚水，有悔悟，有向往，有追求，更有堅韌的石頭，薯花的馨香……

盡管故土已然在流浪的路上漸行漸遠，好在穿越歲月痕跡後，那條伸向遠方的路，漸漸從神祕轉向清晰，而且裝在行囊裡的點滴回憶早已刻在心上。

“我愛青山多嬌媚，料青山待我應如是。”然而，如此愛戀故鄉的土地，並非只是愛那個溫柔之鄉。不是嗎？放眼依山傍水的家鄉，庭前經常在海面上自由奮翥的海燕，庭後山頂上搏擊長空的神鷹，一直把遼闊無垠的海天視為故鄉。或許，這才是人人生之所向的理想姿態。

從這個意義上說，故鄉，並非是捆綁住雙腳的牢籠，而是容納生命大羽翼的洞天福地。

一個人，只要心繫故鄉，走到哪裡，故鄉就會跟著走在哪裡，甚至會發現故鄉的地理坐標，其實一直都在那裡。

有人說，原始人把家鄉帶在自己的身邊，現代人其實也可以把故鄉帶在自己身邊。早年那些離鄉背井寄居於南洋的鄉親，就是包裹那麼一小撮鄉土帶在身邊的。

其實，故鄉不僅僅是指向地理空間，同樣指向歷史和時間。

童年時依偎在襁褓裡，故鄉是搖籃，是母親，是那口或深或淺每天享用的古井水；在青春時期的記憶裡，故鄉是山川，是父親，是錯落有致的大小小石頭房。

天涯或海角，仿若在靈魂的私語之外；時間的遠處，總是閃爍著搖籃的光波。

或許，更多的人常常把故鄉浪漫化，甚至把故鄉喻指為詩意般的童話王國。走南闖北時面對種種遭遇，覺得還是故鄉這風景獨好；遠遊四方之後又會發現，天外有天，故鄉其實並不那麼完美，但心裡始終期待故鄉發生巨變，如同絢麗江山煥發出奪目光彩。

歲月漸行漸遠。走的路多了，喜歡讓日子和世界都能無條件地安靜下來。

漂泊太久太長了，該歇一歇，學會和自己相處，跟內心對話，安享詩意時光。

經過反復比較論證，認識論的自己，最想回到初生的地方。那裡還留存著童年的天真爛漫，留存著熱切的期待與夢想，也留存著美麗的艱辛，還有守望天空的遐想……

尋找一條通往家園的路，想像一個清新自在的世界，讓清風與花香始終在心空回旋，與久遠的記憶渾然一體，恰似幸福鋪開的願景，強烈地撞擊我的五臟六腑。

當一簇鄉愁不期然突襲而來，如同那帶著香味的甘薯花，或者浸潤著馥郁清香的鐵觀音茗茶，重新綻放出縷縷回憶，似有一種呼喚令我獲得溫暖，感到愉悅。無論是情感的鄉愁還是文化的鄉愁，讓我在來去家園的路上，既五味雜陳又百感交集。

於是在迷離與清晰之間，鄉愁以動詞的形態反復呈現，如同晝與夜的往復循環，黑與白的相互映照。我仿佛陷入到一種悖論的漩渦中，但我依稀看到，真正美好的時光，有時在未來，有時在從前。過去的與未來的，彼此連接在同一個地球上。最生動的詮釋，莫如近作《一種悖論》記錄或律動的聲息：

生長在海邊村莊的緣故，小時候就一門心思發誓，要把草鞋變成皮鞋，在熱鬧與繁華中穿梭成都市的一員，移居海內外多個城市之後，又神經兮兮地眷戀起鄉村歲月，企冀像陶潛老兄於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以眼前為界，加減乘除盤算一番，漂泊城市的日子起碼大於鄉村兩倍，至今依然念念不忘那個花生殼形的搖籃。

連說出的話都帶著洗不掉的泥土腔，並且開始規劃二度鄉村生活的藍圖，摸一摸腦袋袋，自問是否哪根弦出了問題。

反復思忖，可能過量飲用陶老兄的迷魂湯卻又不像，因為我是我，陶兄是陶兄人，這是這度有意思(尤其是詩人)哦哦，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安排，但所有的路分明是從自己腳下延伸的。

原來，自己交给自己設置的悖論怪圈裡

事定於一尊，所謂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誠。

他體型僵硬奇特，一副凶殘蠻橫嘴臉，但缺乏治國之智，卻有誤國之能，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整個國家弄成大型爛尾工程，鄧江胡幾代積累了四十多年家業讓他幾年全盤收光。

紅龍就是西方文化裡凶暴的象徵，被廣泛認作是與風作浪、摧毀城壘的怪獸。果然，十年來紅龍外交無一是處；到處樹敵不得人心，一帶一路適得其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已成國際笑柄，與普京稱兄道弟一起成了世界公敵。

這張龍票又很像一顆骷髏頭，絕對是個凶兆，預警災難。已發生的最大的災難就是這三年新冠疫情肆虐全國。紅龍原來一意孤行強制清零，三年次生災害罄竹難書；去年底前突然一聲放開，又造成全民失防，無數人求助無門，甚至死無葬身之地。著名作家劉心武發帖說：“突然間就哀鴻遍野，天下縞素，人世間一夜開啟地獄模式，國難轉化為民喪……”這是當代文明社會無法想像的黑暗世相。

人們還發現，中共發行的2012新版龍票，除面部和色彩有變化外，其他基本接近竊竊大清龍票，完全是百多年前清朝大龍郵票的顯露。五爪龍是皇權的象徵，在人類歷史上它早已是埋葬墓，凶神惡煞嚇不住民眾覺醒，張牙舞爪遮不住心虛本質，預示歷史在輪回。

看來，中國紀念郵票，還不單是喚起聯想，簡直就是預言，或是神靈暗助潛意識作怪吧，天機洩漏了。總而言之，今年這只邪惡魅魘的陰間鬼絕對是要命的，中國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的預言在繼續發生效應。

今年的中國生肖紀念郵票，有人罵起來了，說好好的玉兔不用，畫耗子成精，似鼠類兔，紅眼、血口、黑毛、藍皮、人手。你說哪個傻逼設計的？一隻邪惡魅魘的陰間鬼，神情猙獰，一手拿著閻王判官勾魂筆，一手拿著陰間索命生死簿，左上角竟然還公然張氣地標著120急救求助的電話號碼。有人則從藝術上咬定郵票作者審美出了問題，才會畫出這充滿邪惡感、身體比例不協調的兔子，完全失去了傳統中國文化裡生肖寓意的喜悅和溫暖的感覺。動物學愛好者則以專業的的眼光認為，藍兔子不應該長出紅眼睛，紅眼睛的兔子是白化病，是基因突變造成的。

但是很多人看出來了，既然現實已經如此醜惡，何必用可愛的郵票來粉飾太平？這癡人化的漫畫風，就是政治漫畫，顯然諷刺罪業，藍身紅眼血口噴笑的邪惡之兔才是現世。這兔精，詭異、狡詐、邪惡、嗜血……眼神和顏色都讓人想到了瘟疫，正是新冠病毒的象徵。它從骨子裡透出的邪惡，正合整個天朝到處瀰漫的妖邪之氣，也是一隻順應時勢的妖邪鬼。有人甚至覺得，它又像是硬要連任的流氓鬼，好像在呼喚獵人瞄准，反正兔子尾巴長不了。

如此說來，這張兔年郵票審美風格獨特鮮明，內涵豐富，無論象徵意義認知價值，還是審美意義認知價值，都是佳作上品，太有紀念意義了。

這張作品，正是出於大師黃永玉之手。而黃大師，是沒得說的，生性愛好自由，藝術造詣非凡，江湖地位又高。老爺子九十九歲了，一生跌宕起伏，如今已是看破紅塵，天王老子也攔不住他放飛自由。想想當年四人幫橫行的時候，他的開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貓頭鷹就掀起一場風波。

中國生肖紀念郵票，的確也是可以喚起諸多聯想的。

例如，2019年的豬年紀念郵票。那張喜氣洋洋的豬年郵票是“全家福”——大豬一對，一白一黑，擁著三隻可愛的小豬。人們就說了，真是太好了的一個中共政策解讀：鼓勵跨國婚姻，尤以黑人優先；有望開放三胎，如果懷不上，請撥打120！

千萬別以為是開玩笑！開放三胎的預言已經成真了；黑人優先先是有跡可循的。君不聞，“讓非洲文化進入千家萬戶”，倏忽之間，這個口號就在中國人中不絕於耳，好像不衝進千家萬戶就勢不罷休。原因嘛，這是硬道



▲中國2023豬年紀念郵票



▲中國2019年豬年紀念郵票



▲中國2022年虎年紀念郵票



▲中國2012年壬辰龍年郵票



▲百多年前清朝大龍郵票